



源於奧運 李漢源

世界盃又來了(一)

香港東京奧運會熱潮還言猶在耳，就已經不停有人問到底下年2022年杭州亞洲運動會是否會如奧運般進行全港電視台轉播呢？較早前我與大家已經分析過版權費及製作費，在費用都清晰的情況下，現在只等哪家電視台公布「電視版權」花落誰家了。

但大家不要忘記2022年還有一個受世界矚目的「卡塔爾世界盃」，這個項目絕對是會影響一些電視台如何投資取捨的決定，或者會否有電視台大手買入兩個項目的電視版權呢？這些都是未知之數。過往世界盃是在6月份，於亞運會之前舉行，無可避免地搶去「亞運會」不少廣告收入，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因地緣關係定於11月21日至12月18日舉行，而亞運會則於9月10日舉行，次序逆轉了，這趨會否由先舉行的亞運會搶回不少贊助廣告呢？

日前國際足協(FIFA)版權代理，已經向香港各電視台招手，坦白說這「招手」比以往各屆都要運得多，通常在當屆世界盃完結後沒多久就會開始討論，也就是說3、4年前就已經開始招手。就今屆而言以我所知，現階段雙方還在討價還價中，今年感覺到香港電視對於購買版權方面比較慢熱，可能因為剛剛才奧運完結，而亞運版權還未定，顧及香港疫情期間，版權叫價可能比較困難。

回顧過去幾屆世界盃版權費用，上一屆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該屆

世界盃香港有一個新電視台突然殺出，由「樂視」比上一屆約多一倍的費用，以7,000萬美元購入，分5期付費，當繳交4期費用後，經濟問題結束營業將版權轉售給Now TV及ViuTV；2014年巴西世界盃，TVB以3,700萬美元購入，最後公布虧蝕9,000萬港元；2010年南非世界盃，有線電視(i-cable)以3,400萬美元購入；再上一屆2006年德國世界盃也是有線電視以1,000萬美元購得版權。

就多屆經驗而言，談判的時間是會影響版權費的價格的：2006年世界盃是2003年沙士疫情期間討價還價的，所以比較便宜；而2010世界盃版權費的飆升，是由於有線電視談判時失落了英超版權，怕再失落世界盃版權，在志在必得的環境下，就付出天價的版權費；同一年2007年有線電視也在「志在必得」的情況下，把2008年北京奧運版權費200萬美元，提升到2012年倫敦奧運1,700萬美元，從此香港電視體育版權費，就無可逆轉地以天文數字般的單位上升。

今屆東京奧運電視版權費可能是由於疫情影響下，再加上政府的介入，才回落到比較合理的水平。

而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電視版權費叫價由上一屆俄羅斯世界盃7,000萬美元回落到5,000萬美元，縱然有所回落，但5,000萬美元對必須考慮起碼收支平衡的電視台而言還是覺得很貴，還有沒有讓電視台還價的空間呢？市場價值又到底是多少呢？大家真的要好好考慮再作決定。



方寸不亂 方芳

深藏功名

有報道指，香港九成病人都依賴公立醫院醫治，但諷刺的是，九成醫生都在私立醫院和私家診所工作。公立醫院的工作是負重前行，其辛勞可想而知，而私立醫院和私家診所的工作量和收入，都更為優厚，擇優而取也是正常不過的事。

電視台訪問了一位留在公立醫院的兒童眼科醫生，他對病人不離不棄，為基層孩子醫治眼疾的成功感高於一切；同時深感公立醫院中年醫生流失量較多，而新醫生需要經驗的醫生引領，已屆六十之齡的他，仍願意留在公立醫院擔當引領者的角色，能有這樣情操的醫生，令人肅然起敬。

對於一些高標準要求自己，在今天功利社會，是我們常人不能明白的。

最近看了內地《功勳》一劇，取材「共和國勳章」獲得者的真實故事，其中「張富清」單元，真是觸動了靈魂。這是一個復員軍人的故事，在革命戰爭年代，他在槍林彈雨中衝鋒在前，立下赫赫戰功；在和平時期，他退役後到湖北省最窮的山區奉獻，一幹就是一輩子。從此，他將卓越功勳深埋心底，隻字不提，甚至連妻兒也不知道，在工作上遇到難的、累的、危險的事情，總是帶頭衝，為百姓做實事，他常常鞭策自己，「群眾都在看着我呀！」這是我們所不解的，究竟他為誰而活？在戰爭中好不容易才活下來，為什麼不好好過日子？

此劇以倒敘方式去解析這人物的內心世界，最初看此劇，一個窮地方、一個「傻幹部」，一家子捱苦，真是有點不明所以，淡然無味；殊不知好戲在後頭，劇情的張力澎湃，來自他人生上半場的經歷。

他把當年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特等功」、「一等功」、「二等功」勳章，藏得密密實實的，一次無意中給發現了，他講到戰友潸然淚下，「和我一起衝鋒立功的戰友，犧牲時20歲不到，我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有什麼資格在這裏顯擺。我是為他們而活的，要做他們沒做完的事。」此刻，你才能明白張富清用95歲的一生，詮釋了何為信仰。

只有經歷過刻骨銘心的人，才有鍥而不捨的堅持。



書聲蘭語 廖書蘭

北部都會區與新界原居民

一個大時代的來臨！當特首林鄭月娥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其中提出用20年時間構建面積約300平方公里(3萬公頃)的「北部都會區」；即佔近三成香港土地面積，住宅單位總數達92萬個，可容納人口250萬。

這意味著香港將有一個巨大的改變，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向北移，政府的行政部門自然也將在北區加強建設，例如：學校、醫院、康樂設施、警察局等等。

大時代的轉變，象徵大勢所趨，浩浩蕩蕩，勢不可擋！筆者不禁想起新界原居民需要再一次「顧全大局」、「識大體」，再一次配合政府的發展；筆者為何要說再一次呢？因第一次是港英殖民地政府為緩解港九密集居住的人口，故此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新界興建了9個新市鎮，所以今日居住新界的人口超過300萬。鄉議局做了政府與鄉民溝通的橋樑，當時的口號是「發展新界」、「繁榮香港」。

今日適值2021年10月政府宣布將以20年時間，打造「北部都會區」，鄉議局的重擔又再次來了！筆者擱下筆，遙望窗外悠悠白雲，心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新界北有廣袤的土地，部分地區平日人煙罕至，假日偶有山行客經過，滿山雜樹雜草叢生，野牛山豬自由繁殖，根本沒有人理會，而今日終於讓全港市民

看見新界北區，有了政府的垂青，自然就有建設、有發展、有人流來往，20年以後丁財兩旺。

而憂的有兩方面，第一，新界鄉議局與原居民一直在香港社會不討喜，甚至被污名化，什麼土豪啦、黑社會啦、野蠻貪婪啦等等，當筆者一聽到這種代名詞，就生起無名火！香港在任何時期，新界的角色都是次要的，都是用來輔助香港的，換句話說，香港的繁榮，新界原居民貢獻良多，但全港市民似乎看不見這一點。

第二，近期新界鄉議局打算賣掉局產，打丁樞案官司，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合法傳統權益之一的丁權。誠然《基本法》第40條清清楚楚寫着「『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

說來真是諷刺，大家都說，香港市民文明進步，教育程度高，但新界原居民在自己祖先的土地興建一棟小型屋(俗稱丁屋)，有什麼理由市民這麼反感？近日在電台聽到一個節目主持人以很高興的語氣說：「『共同富裕』，趕快收回丁權！」這是什麼話？哪門子的邏輯？

政府要發展新界北部都會區，自然要借重新界的私人土地，包括祖堂地；目前新界大約有7,000個祖堂，超過2,000公頃土地。

第一次「發展新界，繁榮香港」是劉皇發時代，這一次「發展新界北區，繁榮香港」是劉業強時代，我們拭目以待。



●這是新界全圖，佔整個香港土地92%。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衣服狂想曲

過去常聽人說：「二八亂穿衣」，是指每年2月及8月期間，天氣忽冷忽熱，人們穿衣長袖短袖便多隨意，全球暖化的今天就不止二八，而是四季亂穿衣了。

女士們在暖洋洋的冬天裏，還可以在強力空調場合中披上皮革配搭氈型大衣，外出時又可以穿着仍未放入衣櫃的迷你熱褲，這現象，我們的「時代預言家」T叔便說前所未見。

問他50年後的時裝將會是個什麼樣子，T叔一本認真說：「50年後不會有人穿衣了。」還說那時候的人，看到2021年的生活圖片時，也一定比我們今日看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奇裝異服更可笑，日後視如今之視昔，尤其到時那一輩年輕人，一定感到人們身上的衣服奇怪無比。

T叔的意思不是說50年後流行天體，只是說那時的衣服必然已不再是傳統養蠶時代到今日那種什麼纖維布料的製成品，而是另一種今日未出現過的科技輕薄質料所製成，只需貼身穿上一件，「衣」上附設各種功能按鈕，便可以變換顏色款式，可以調節溫度，連體內五臟器官健康情況都感應得到，T叔說這樣的衣服，

功能跟手機一樣靈活，就是比較立體化，到時連衣櫃也不需添置，自動清潔，用不着洗衣機了，大可節省寸金尺土的空間。我笑他這個狂想未免離譜，T叔又再一本認真，說最離譜的預言都可能超過現實，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少年時畫過一幅預言漫畫，幻想50年後會有人發明水晶球/會出現平面機動馬路/植物體積變大十倍/冬天太陽放暖氣……類似幻想今日便一一實現，手機和閉路電視不是已超越水晶球？蔬果何止大了十倍？T叔說他做夢都沒想過的，還是一部大電影可以濃縮在迷你軟件裏，甚至中文也可以打字，今日科技一日千里，明日更可能一日萬里，區區衣服的狂想算得什麼。如果本文可以立此存照，50年後新一代一定視T叔為預感超人。



●看今日的瘋狂，便知未必沒有明日的科幻！ 作者供圖



百家廊 陳麗君

一個俗人

茶水沸了，又涼了。厚重的書籍，翻開了再合上。那幾頁心經只寫了一半，墨汁卻已然凝固。

記得很多年以前，有人問我的歸宿在何處。但那時時候四處漂泊的我是很難說得清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安定下來的。所以就笑，心底裏卻是淒涼且充滿期待的。那是一種無法

用文字所能表達得出來的情緒；就像在極寒而漫長的冬夜等待早晨那一縷溫暖的陽光一樣，但你知道天亮後會出現何種天氣，陽光是否會如期而至。你只知道總會那麼一絲希望的。而現在呢，東漂西泊之後帶著異鄉塵土的我到底是回到我的出生之地安定下來了。然而，我卻倍感孤寂。每一天都顯得格外的漫長，也就更需要耗費更多的力氣，咬緊牙關，在白天與黑夜中做着無謂的等待與掙扎。於是「迷上」了看書，抄心經，喝茶。偶爾也給自己寫信，記錄一些東西。等過些時日再讀信時，便會覺得自己並不那麼孤單。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逐漸依賴上了網購。在網上購買衣物、花草以及各種生活必需品。每當快遞的包裹即將到達便會有人來電話，催出門取貨，於是滿心歡喜地跑了出去。來送快遞的通常都是陌生的男子，身上裹著戶外濃厚的風塵氣味。他們把紙箱子卸下來放在三輪車底下，人斜斜地倚在車身上，手裏拿著煙或筆。看到人過來，報名字、簽字，將快遞單從箱子上撕下來，遞貨、告辭；一系列動作如行云流水般快捷又有條不紊。但假若收貨對象是那種性格活潑的女子，便又會主動攀談幾句。這些最常見的人，這些瑣碎的事情，證實著一個人與世俗生活所保持的關係。他們使我們的生活便利、暢通，達成目標，是現今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主要通話對象。有時候我會覺得很困惑，我常常好奇別人都怎樣生活

的。俏姐姐告訴我她的家裏總是高朋滿座，人來客往。我偶爾也會想像那種場景，想像那種場景下的自己是否能承受得住那種熱鬧。我一向就清楚地明白自己不是個可以妙語連珠的女子，自然說出的話也是令人漸覺索然的。何況既沒有聰明可暴露，也不夠優雅，自然也就做不到高朋滿座、客似雲來了。但我有時候也會想要找一個人說話，打開手機，一遍遍查看著電話通訊錄，卻總是找不到那個人。該與他說什麼呢？自己也許並沒有什麼話可以告訴對方，對方告訴你的一切，未必能讓你引起共鳴和興趣……我是個對自己都無言以對的人。尤其是在退出所有的QQ群之後，手機便不再長時間隨身攜帶了，才知道有些電話來過，有些好友有一兩句留言，也知道了有些電話或是資訊來得並沒多大意義。真正需要找我的人，會通過一切途徑來尋找。但事實上，這個世間，並不存在非找到不可的人，或非做不可的事情。開始感到自己是真的老了，老得隨便抖一抖衣袖，便能滿足一地的塵埃。

然而，年輕時候的我卻並不是這樣的。那時唯恐世界會把自己遺忘，希望接到很多的電話，收到很多的資訊，見到很多人，渴望與別人建立感情的聯繫，用以證明自己對於這世間的存在與重要性。事實證明，人愈是年長，愈傾向於與現實的關係與溝通，便愈是容易喪失了與人聯結感情的興趣與能力。或者說，成年人的標誌是，他開始發現自己在情感上逐漸不需要任何人。

當人逐漸明白自己存的一部分真相，並且不再對之眼花繚亂，便會因此逐漸清楚自己的心之所向，開始淡淡澄明。

近來重新拾起了毛筆，不為別的，只是想嘗試著繼續過那平心靜氣的生活。一些朋友覺得這很奇怪，他們會疑惑我為什麼會喜歡上毛筆字。我笑笑，答：我喜歡毛筆字完全只是因為它的純粹，因為享受落筆時的心境。寫過毛筆字的人都知道，用毛筆寫下來的錯誤是很難被更改的，若塗塗抹抹，就必定會一塌糊塗。是以若是想要寫一手漂亮的字出來，必定得想好了才能寫，並且在寫的過程還要非常之小心。手重了會粗散，輕了又知不足。之前在工作中閒暇時常用圓珠筆練字，乾淨隨意，即使不能夠正式，看起來卻也很真。偶爾即使有些敷衍，卻也無人會去在意。有時候也喜歡鉛筆。喜歡它的錯了可以改，淺了可以加深，進退自如，輕不留痕，隨時隨地可以寫，也可以消磨。比方說畫畫。不過現今的人似乎都甚為懼怕用毛筆寫字，因它的落筆無悔、因它的一氣呵成、最見功力。

最近一個月發生了一些事情，卻屢屢尋求不到徹底解決的辦法，這真的很是令人難過。而為了與這種消極的情緒對抗，開始努力地將自己置身於一個靜的位置上，嘗試著做一個清心寡欲的人。其實，這麼多年下來，身邊走過的人起起落落，也就略略明白旁人的想法或態度都不是很重要的，開始不再理會他人質疑的目光。是啊，在這紛繁塵世，每個人都將行走在一條屬於自己的深淵邊緣，沒有誰對誰錯，是非標準本就無絕對，存在的只是人的偏見、猜測和評斷。而那些，對我們真的很重要嗎？

如今，繼續安靜地獨自生活下去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這並不是一件複雜的事。尤其是在減少欲望之後，不管對人對事都沒有過多的期待。或許，也只有在欲望減下來之後，人才可以變得更為潔淨剛硬。雖然，墮落與淪陷，也是可以給人帶來快感的，但這快感總是與後悔二字相結合的，然而這世上卻並無後悔藥可賣。於是最終明白但凡想要得到真正的淡然，起決定權的只能來自於人內心的內斂與自控，如同小李飛刀那把插在刀鞘中的飛刀……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江大哥，好走

正遇八號風球，屋外風嘯雨漸瀝。初收信息時，以為有人惡作劇，不願相信，愣了一會；又收到另一位朋友同樣信息，我再向多幾位相熟的朋友發問：真？假？都無語。兩個多月前才見過，上一周還在通話，音容宛在，很親切的大哥，不是約好吃飯聊聊嗎？怎麼就突然走了呢？

往事歷歷在目，傷心又懊惱。雖然沒直接共過事，甚至他多次邀約，我都允而未克。今年書展期間，我特意出席，捧場賠罪；在另一個新書發布會上見到他，我還在說：「江大哥精力充沛，文思如此澎湃，我們自愧不如……」

認識江迅20多年，大約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在一個場合，時任《亞洲週刊》副總編輯曹景行介紹，豪氣地說：「書練看看，這是我們另一支健筆。」當時的江迅尚有點腼腆。由於我是該刊早期的特約作者，邱本老總念舊，雜誌每有酒會或活動，都發來邀請，我也常在酒會上見到江迅，他認識或認識他的人都多，圍在身邊的人不少，我們總是尾段人少時，交談一下。之後，我也常就一些熱門議題請教於他，有時，他會調侃：「書練呀，這個你不懂……」

有一段時間，不時有些內地畢業

生到該刊尋求機會，邱老總就叫她們來找我；我幫不上時，則叫她們找江迅大哥去。因為我知道，他不但交遊廣闊，還有一副熱心腸，我轉介過去的幾位朋友，都得到他一定程度的助力。

幾年前，見到他，在忙著張羅什麼的，我隨口說：「江大哥，你常幫別人，怎麼總忘了我呀。」沒想到，他認真地記住了，不久叫助手約我在南昌午膳。他考慮周到，事前還來電商量：這個地方離你家近吧？想吃些什麼？

我才想起，他為什麼總輕易訪問到這麼多名人，取得不少獨家報道，這跟他的為人處事有關。雜誌的平台給他創造了機會，他則以勤奮、認真、至誠而贏得受訪者的信任，為雜誌帶來一期期的翔實報道，豐富了內容，也豐富了自己。

作為記者，雖然總是風塵僕僕，腳步匆匆，奔波於東南西北，但他是享受這份工作，以及文字的；他昂藏七尺，卻謙謙君子，身上有種古人之風和俠義精神，很有大哥風範。

年逾七旬，但他比很多後輩都有朝氣，筆耕不輟，《亞洲週刊》很多重要稿件都由他擔大旗，而且鏗鏘有力，其勤奮和擔當令人敬佩，是真正的記者，也是至誠的作家，奮戰至生命終結。

人去俠義留，江大哥好走。



琴台客聚 伍卓霖

漸行漸遠的紙媒時代

我的電影劇本即將收尾，為了在最後時刻交稿，深夜挑燈奮戰，不料電腦突然死機，對於文字工作者來說這是極可怕的事情。

當然，這樣的事情從前亦是出現過的，於是十分淡定地自己抱著電腦鼓搗起來，兩三個小時過去，屏幕始終是一片漆黑，而我的心終於揪緊了；其它的文字資料且不說，我辛辛苦苦久已近完稿的劇本，除卻這台電腦並未在別處保存，若是它真的「死」了，我此前的心血便付諸流水了，而且愧對信任我的朋友，當時連跳樓的心都有了。趕緊連夜和朋友通了電話，告知他我的窘境，朋友從天津趕來，原本滿懷希望地想得到我的劇本，最終只能失望而歸，我的內心也因之一直在下雨。所幸，第二天將電腦送去維修，得知過兩三日便可修好，其中的資料並不會丟失，才暫時放下心來。

無電腦可用，字卻還是要寫的，把久已不用的筆記本拿出來，筆管乾涸的鋼筆也找出來灌上墨水，在本子上繼續寫剩下的劇本。如此想起電腦還未普及只用紙張寫字的時候，那時

候極少去擔心寫下的字會丟失，除非寫字的紙被火燒光或是不小心遺失了，否則不會不翼而飛。紙上的孔孟老莊的文字如今依舊可以讀到，而我十幾年前發在網絡上的文章卻已經憑空消失了。也曾聽朋友的建議把文稿存在電子郵箱裏，後來連經營電子郵箱的網站也從網絡裏消失了。女兒亦曾多次教我將寫好的文章存到雲盤裏備份，我卻至今仍然雲裏霧裏地未弄懂雲盤是怎麼回事，若是它也叫其名，像雲霧一般消失，那麼我依附於它的文字又將會飄向何處？

我在從前的文章裏寫過人類與電腦的戰爭。曾經寫到電腦比人類更任性，它並不肯真正地聽從於人類的安排，想讓人使用的時候就讓人使用，不想讓人使用的時候，想罷工就罷工，就像我把我的文字交給它保存，它若願意，就會好好地保存，它若不願意，便隨時可以黑屏、死機，自作主張地吞掉那些文字。然而人類卻早已離不開電腦了。

前些日過節，親人們送月餅的和送水果的都有，唯獨閩蜜Niko送了一堆廢報紙給我，然而這堆廢報紙才是我最想要最需要的，原因是我

家的狗寶。因為我整日坐在家裏寫字，我的狗便被朋友們戲稱為「作家狗」，作為「作家狗」，牠與別的狗最大的區別是牠在家裏只在報紙上大小便，換了網上買回的漂亮的塑膠狗廁所也不肯用，寧可一直憋着。而這些年幾乎所有的報紙都有了電子版，紙質的報紙版面變得愈來愈少，愈來愈不經用，家裏便常常「斷貨」。若是有一天所有的報紙都變成了電子版，真正地斷了貨，不知我家的「作家狗」在家還能方便否？

電腦時代催生了無數的網絡作家，亦有了海量的只能在網上閱讀的作品，網絡作家們勤奮地在網上耕耘，在發表了眾多的網絡作品，獲得了豐厚的收入之後，大多仍舊是把自己的作品變成紙質作品，變成真正的書。或許他們亦與我一樣，會擔心那些文字在電腦裏，終有一天會因為電腦的任性而雲裏霧裏地不知所終，只有把文字留在紙上才是安全的可靠的。

其實我們心裏都明白，一些改變終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我們只能盡力在變的時候，留下一點點的不變。